



秘本 三國志

MI BEN SAN GUO ZHI

〔日〕陈舜臣 著

崔学森等 译
丁子承 王昱星 校

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「目」陈舜臣 著
崔学森等 译
丁子承 王昱星 校

秘本
三國志
MI BEN SAN GUO ZHI
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本三国志. 下册 / (日) 陈舜臣著; 崔学森等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5
ISBN 978-7-80225-834-1
I. ①秘… II. ①陈… ②崔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27569号

秘本三国志

陈舜臣

©1982 陈舜臣

本书经创译通达(北京)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代理, 获得陈舜臣先生授权,
在大陆出版发行简体中文版本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07-0981

秘本三国志(下)

[日] 陈舜臣 著; 崔学森等译; 丁子承 王昱星校

策划编辑: 于九涛

责任编辑: 梁毅 陶学钢

插图制作: 郑璐璐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封面设计:  设计 · 邱特聪 [yp2010@yahoo.cn]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×1000 1/16

印张: 50

字数: 545千字

版次: 2010年5月第一版 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25-834-1

定价: 69.00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第四卷

单恋之殇

—

老人的放声高笑，直令人毛骨悚然。声音尖锐，干涩刺耳，然而却又余韵不绝。“我总觉得，你和我有些相似啊……”陈珪老人说道，又用干涩的声音笑了起来。“哪里相似？”陈宫的语气略显厌倦。

这里是徐州的下邳城，吕布的大本营。“哪里会有相似之处？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啊，我与这老者……”陈宫心中暗想。陈珪与儿子陈登虽然身在吕布营中，心却向着曹操，都盼望曹操能够夺取天下。他们潜身在吕布营中，只是为了等待对曹操有利的机会。“我恰恰相反啊……”陈宫心中冷笑。他为了不让曹操夺取天下，才投身到吕布这里。

“相似得很……我们都有人单相思啊，哈哈哈——”陈珪老人留下余韵不绝的高笑，转身离去。

单相思——单恋的意思。吕布想依靠足智多谋的陈珪父子夺取天下，然而陈珪父子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曹操。对于吕布而言，这显然就是一种单恋了。虽然吕布自己未曾察觉。

男性之间，也有这样一种可称单恋的现象。所谓单恋，一般是只有一方热情，另一方却很冷淡的模样。不过偶尔也会有双方都很热情，结果却双双陷入单恋之中的时候。

“我与曹操，便是如此啊。”陈宫苦笑。陈宫是东郡武阳人，字公台。史书中说他“刚直壮烈”。他心怀天下，少年时候便游历四方，想

要寻找能够取得天下的英雄。与曹操相遇之时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：“这一位也许就是能够取得天下的英雄，是我一直寻找的人物……”于是他便跟随了曹操。“啊，这真是可堪大用的人才。”曹操这一边也很看重陈宫，破格起用。陈宫对自己的才智很有自信，也有足够的热情。然而话虽如此，单靠才智与热情，却并不足以平定乱世。“力量”也非常重要。陈宫想要寻找一个能以自己的才智与热情掌控的“力量”，因此选中了曹操。

陈宫心中自有他理想的典范。这便是在幕后掌控汉朝创始者、汉高祖刘邦，助其夺取天下的张良。张良的才智，以刘邦这一力量为素材，演出了一场统一天下的好戏。大的“力量”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掌控的东西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首先必须要迷恋这股力量。张良也正是因为被刘邦所倾倒，才会毫不保留地将自己全部的才智都倾注在他身上。陈宫也想效仿张良，倾服于他要掌控的“力量”，也就是曹操。然而无论怎么努力，他都无法使自己迷恋曹操这个人物。这是因为曹操不仅仅拥有力量，更是个颇具智谋的人。陈宫虽然想以自己的才智驱动对方的力量，对方却是以自己的才智行动。

曹操之所以欣赏陈宫，乃是因为他常常会有与曹操不同的看法。他固然有时也会采用陈宫的智谋，但远不是全盘接受。陈宫因而不满。但是，曹操却对陈宫部分的才智视若珍宝。这也就是单恋了吧。由陈宫来看，他本盼望曹操是个只有力量的人物，然而事与愿违。甚至可以说，适得其反。这同样也是一种单恋。

陈宫灰心丧气，寻找机会离开曹操的阵营。恰好此时曹操的父亲遇害，他攻打徐州，连屠数城，陈宫由此坚定了叛离的决心。他所选中的代替曹操的人，正是吕布。吕布是一个几乎没什么才智可言，但却充满了力量的人物，正适合陈宫的需要。

兴平元年（公元194年），陈宫与陈留太守张邈联合，挑唆吕布攻袭曹操，不过这一战最终因为蝗灾引发的饥荒而不了了之。这场经过已经在前文《天日因此暗淡》一章中记载了。在那以后，四年过去了。这四年之中，陈宫一直归于吕布的帐下，将击败曹操视为自己生存的意义。即使如此，他的耳中也常常听到身边的人这样议论，说许都的曹操经常感叹：“陈宫之才，无人可比。可惜啊。真想想尽办法召他回来，再为我所用……”这大约也是曹操知道消息一定会传到他的耳朵

里，才故意这样说的吧。

这传闻当然也会传到陈珪老人的耳朵里，所以他才会用了“单相思”这个词吧。“你让曹操单相思。吕布不知我心系曹操，对我单相思。”老人的话语中，包含了这样两层意义。在吕布的阵营之中，本应弥补主公最缺少的“才智”的谋士集团正在分裂，这俨然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。不知道的大约只有吕布自己了。

等到陈珪走了之后，陈宫来找吕布，对他说：“此刻正是攻打小沛的时机。”占据小沛的是投靠曹操的刘备。“若是攻打小沛，曹操定会派援兵来吧。”吕布并不太感兴趣。“曹操西有刘表、张绣，北有袁绍，全都对他虎视眈眈，他无暇顾及东边的局势。”陈宫劝道。

“是吗？陈珪倒是说，如果攻打刘备，曹操定会出兵。”

“曹操若是出兵，我军也可向南面的袁术请求援助。”

“自从拒绝了袁术的提亲，我两家不是已经断交了吗？”

“提亲之事，还可再议……要将军拒绝的乃是陈珪，此人总有些偏袒曹操的模样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去年时候我曾经攻过袁术……如此还能再提结亲联盟的话吗？”

“眼下去谈，定能谈妥。去年九月，袁术为曹操所败，不复当日威势了。袁术此刻岂不也正在寻求同盟吗？”

“话虽如此，但袁术可是僭越帝位的逆贼啊。”

“将军何出此言？汉高祖刘邦也是庶民出身。不论曹操、刘表，抑或袁绍，这一个个的心中，哪一个不想称帝？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吕布慢慢点头。“那我呢……”他的心中暗想。

二

“趁曹操疲敝的时候，正是扩展势力的时机。”陈宫劝说道。“这个……”吕布还是下不了决心。“我不想打没什么意义的仗了。今后再若打仗，也只想打些有价值的仗，比如为了当上皇帝这样的事情。”——吕布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开始变得小心起来。“对了，将军，世间有些闲话，不知道将军是否听说过。”陈宫说。

“什么闲话?”

“关于刘备的武将关羽。”

“关羽?啊,那个大胡子男人嘛……他怎么了?”

“将军听了不要动怒。”

“我听了会动怒?”

“是。”

“好吧,说吧。你都说到这里了,突然闭嘴不说,岂不是让我更加发怒。”

“是……我听说,那个大胡子关羽,恐怕爱慕貂蝉夫人……”

“什么?!”吕布大声叫了起来。他虽然妻妾成群,但是其中最宠爱的还是貂蝉。此刻在这徐州的下邳城中,更是将貂蝉当做正室对待。这样的貂蝉,竟然有别的男人心存觊觎——而且那个男人竟是关羽!

“此事尽人皆知。将军若是不信,不妨随便问上一人。只是这样的事情,没人敢在将军面前提起。”陈宫语调平静。但正是这样平静的语气,最能在对方勃然大怒的时候挑起效果。

“你说,那个大胡子畜生可曾与貂蝉会过面?”吕布白皙的面庞,眼见着涨红起来。

“没有没有。这件事与貂蝉夫人全然无关。不知道关羽在什么地方看到了貂蝉夫人的模样,从此便开始单相思了。”

“浑蛋关羽!”吕布狠狠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。吐一口唾沫就算过去了的话,陈宫的计算也就落空了。他这是故意激怒吕布,让他讨伐刘备,以便引出曹操。

“去年关羽带了十几人偷袭本城的时候,便是打算抢走貂蝉夫人。幸好当时貂蝉夫人外出不在,躲过了一劫……”陈宫摆出欲言又止的模样。他一边说,一边观察着自己挑拨的效果。他看准了最能引发吕布暴怒的时机,抛出了这句话。

“什么,此话当真?!”吕布一度涨红的脸,此时又变得苍白。

“除了将军之外,谁都知道此事。我是否唤个下人,当将军的面问上一问?”陈宫的声音异常冷静。

“好你个大胡子色鬼!”吕布站起身来,气得直跺脚。关羽这个贱人,单单爱慕自己宠爱的貂蝉一事,提及起来都让人觉得难堪,这厮竟然还胆大包天,想要前来抢夺我的爱妾吗?

“关羽鼠辈，不值得将军动怒。所以我等幕僚才瞒下了此事，不想告诉将军，只在暗中防备关羽。将军适才也说关羽是个色鬼，所谓色鬼，色欲熏心之辈，哪里能与常人一般看待。我担心的是，不知什么时候他又想来抢夺貂蝉夫人。虽然迄今为止我等的防备都让关羽无机可乘，但时间一长，实在不敢说万无一失。我的心中，也不禁有些担心啊。”陈宫说着，垂下了头。

“什么，担心？浑蛋！”若是不能保护最重要的貂蝉，那算什么事情？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，绝对不能容许！

“说起来，要想保护貂蝉夫人周全，办法倒是也有一个。”陈宫抬起头，如此说道。

“什么办法？”吕布焦急地问。

“攻取刘备的小沛，杀了色鬼关羽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”

“唔——也只有杀了这厮，才可解我心头之恨！我要将其五马分尸！好，准备出兵！”吕布终于下定了讨伐刘备的决心。

“出兵之前，先要与袁术交好。我方还是派出使者，去和他商谈结亲之事。”

“知道了。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”

“陈珪若是知道此事，恐怕会出言阻止。请将军一定不可听从。”陈宫又道。

“这还用说。我既然决定了事情，不管怎样都会执行。”吕布一边说，一边喘着粗气。他的怒气还未平息。

“那我这就去准备了。”陈宫施了一礼，转身刚要退下，吕布在他身后忽然问了一句：“曹操不会出兵吧？”陈宫转身，微笑起来——这一次之所以要讨伐刘备，以他的角度来看，根本目的正是为了引出曹操。如果曹操不露面，他的计策就落空了。而且，陈宫的直觉告诉他，曹操早晚会展露面的。“曹操就算出兵也没关系。曹操的人马最近打了几场愚蠢的战役，已经疲惫不堪了。顺手灭了曹操，不也是一件趣事吗？”陈宫如此说着，走出了房间。

三

愚蠢的战役。的确如陈宫所说，建安三年（公元198年）的上半

年，曹操确实是打了好几场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不得不是很愚蠢的战役。意气用事，也有这样的批评。

去年，曹操攻打过张绣一次，回了许都之后，因为要忙着处理和丁氏离婚等私人的事情，就这样过了冬天。到了今年的三月，他又再一次出兵讨伐张绣去了。

“滴水之败还未雪耻。战死的典韦，仇还未报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讨伐这个狂妄的家伙。”曹操固执己见。幕僚之中，反对的人很多。“张绣固然狂妄，他的背后却有刘表撑腰。”这是提醒曹操要量力而行。“西进之时，北方袁绍恐怕会趁势偷袭。”这是表达自己的担心。对于此种担心，曹操反驳道：“袁绍顾忌北面的公孙瓒，不可能轻易南下。大可不必担心。”

最有力的反对意见是：“张绣只是因为部下饥谨，才不得不投在刘表麾下。然而据说刘表并没有给张绣多少粮草。这早晚会引起张绣的不满，使他与刘表分道扬镳。主公就算要出兵，最好还是等到那时，更易取胜。”

然而曹操出征之意已决，他固执地摇头说：“若不出征，不能提升我军士气。”强行通过了出战的决议。会议之后，幕僚之首的荀彧一个人留了下来。“现在开始，才是真正的作战会议吧。”荀彧笑吟吟地说道。

“他竟然全都知道。”曹操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高兴，还是应该发怒，心情很是复杂。

“此次出战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”曹操问。

“必须要装出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，大败而回啊。若是可以的话，明败暗胜，这是最理想的了。”荀彧仍旧笑吟吟地回答道。

“既然连这一条都算到了，那我就不用再解释了。你就去制定作战计划吧。”

“遵命。”荀彧答道。

为了夺取天下，必须得把重要的敌人一个个消灭掉。在世人的眼里，曹操攻打张绣是为了消灭张绣背后的刘表，然而曹操的真正目的却是打算消灭吕布和袁术。袁术去年遭受了很大打击，虽然好不容易称了帝，但军事实力大大削弱。对于曹操来说，与袁术相比，倒不如是吕布更具威胁性。依照乱世的常理，各地的散兵都想依附于强大的

势力。吕布以刚勇闻名，他杀董卓、射戟胡，这些经典的传奇在世间广为流传。因为吕布的勇名，各地三五千人的小势力纷纷归于他的帐下，日积月累，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了。“必须趁着现在，将吕布斩草除根。”曹操如此暗想。他深知由世间传言构造的形象具有多么可怕的力量。那可以远远夸大本人的实际能力。若是吕布发展成了足够强大的势力，再想要灭他可就困难了，必须趁着现在动手。

“现在动手可能都有些晚了。泰山杂军已经归顺吕布了。”荀彧说道。泰山一带，有不少不属于任何势力的杂军，分散在各个地方。都是些三五千人的队伍。部将有臧霸、孙观、吴敦、尹礼等人。他们已经听说了吕布的勇名，纷纷投到了他的麾下。“若是投在勇将吕布的手下，将来总会有些好处吧。”他们都是如此打算。

“不，还不晚。泰山山贼的加入，会让吕布更有自信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还是要加强他的自信才行。”曹操说道。曹操的计策是，为了消灭吕布，首先必须诱他出手。要想他能出手，当然是要让他有足够的自信了。为了增强吕布的信心，曹操想借与刘表、张绣交战的机会，摆出一副大败的模样给他看。此次西征，主要目的就在于此。泰山杂军归顺吕布的事情，由增强吕布自信的角度来看，对曹操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曹军受挫，一旦接到这个消息，吕布恐怕就要出兵攻打归于曹军阵营之中的小沛了吧。小沛的刘备必然会请求曹操救援，曹操当然就要火速赶来，然而新败的人马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——这岂不正是消灭曹操的绝好机会吗？

“吕布当真会攻打小沛吗？”荀彧对这一点似乎还有些疑虑。

“一定会打的……你知道，吕布营中，还有那个陈宫在。”曹操说。陈宫离开曹操之后，心中的夙愿就是打倒曹操。他认为，来到吕布身边，是实现这一夙愿的捷径。既然如此，他当然不会坐视这么好的时机白白溜走——曹操对此很有信心。

“灭了吕布，袁术也就自然灭了。”荀彧说。

到去年，袁术的势力好不容易达到了第一集团的程度，然而自从僭越帝位以来，他的实力便急剧下降。江东孙策的独立，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。相比之下，吕布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流浪将军，无论怎么看，最多只能算是第二集团的势力而已。不过自从他取代了刘备，成为徐州之主以后，他的实力却开始迅速增强。不断没落的第一级势力，

与不断上升的第二级势力，哪一个都不能称霸天下。然而二者若是联手，却可以参加到问鼎天下的游戏中来。去年以来，尤其是结亲之事失败以后，袁术与吕布的关系不断恶化，然而既然双方都有寻求同盟的必要，早晚还是会再次联合的吧——曹操与荀彧都算到了这一点。既然如此，不如直接将两个人放在一起，一同消灭。

“那么，接下来就要好好算算怎么打一场败仗了。这可比打胜还难啊。”曹操展开了地图。

四

曹操围张绣于穰城，是建安三年（公元198年）三月的事。表面上看这是就地休整静待对手疲弱的战法。围城足有一个月之久。忽然有一天，由许都传来急报。此时恰好是曹操召集了数十名将领开会的时候。探马连滚带爬跑到曹操身边，大声叫道：“大事不好，袁绍将袭许都！”

“什么?!”曹操腾的一声站起身来，大惊失色。

“这可如何是好?”幕僚问。

“只有退兵了。守护天子要紧，快快准备撤兵。”曹操恨恨下令。

“遵命!”

“机密从事。”曹操叮嘱了一句。

出席会议的数十名将领之中，多少总有几个是被对手收买了的。其中更有一人，虽然没有公开，但曹操已经得到了确切的证据。

虽然叮嘱说要机密行事，其实敌军必然对此一清二楚，这一点曹操心中自然有数。他本就是故意演戏给对手看的。

“好了，诸位都知道了，”曹操巡视了一下在座的诸人，“不要惊慌。就算袁绍想要攻打许都，那也是数日之后的事。虽然此刻必须火速赶回，但若敌军知晓我军退兵，必然会来追击。所以宁愿稍稍多花些时间，也不能让敌军察觉我军的动向。”

就这样，曹军的退兵准备故意拖延了一些时间。张绣与刘表取得了联系，准备袭击将欲撤退的曹军。

夜幕降临之后，曹军开始撤退。趁着夜色退兵，这是自古的定规。张绣与刘表的联军，事先已经得知了曹军撤退的消息，打算在撤退的

半路找准时机夹击。夹击当然也是要选择两侧群山相对的地点，这也同样是自古的定规。

张绣与刘表将人马埋伏在山上，等到曹军出现，他们便一下自左右两边攻了下去。此处名为紫山。喊杀声在紫山中回荡，因为是深夜，看不清楚作战的具体情况。只是依张绣与刘表的感觉来说，虽是偷袭，敌军却似乎并没有什么狼狈的模样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曹军的数量远比预想的要多。两军交战了一阵，忽然听到曹军的将校大喊：“逃吧，逃吧！咱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快向许都撤退！”也有人大喊：“败了！败了！快点逃命吧！”这一战便这样结束了。

翌日一早，张绣与谋士贾诩一同巡视战场的时候，愕然失色。被遗弃在战场上的尸体几乎都是己方的士兵。曹军的战死者最多只有十分之一，这分明就是己方的败仗啊。可为何对方一边大呼“败了！败了”，一边落荒而逃呢？

探马传来的消息也说，曹军过了紫山，向东退兵的时候，好像依旧不时向周围的人说：“我们被张绣和刘表的联军打得大败，损失惨重。”“这是为何？”贾诩在战场的紫山之中，发现了许多事先挖好的坑道。“哎呀！”贾诩叫了一声。表面上看，是为了保持机密而花费时间，实际上其实是用这些时间藏了大量人马在坑道里。

张刘联军只知道曹军撤退的人数，打算进行突袭。然而，曹军当然也知道会在这附近遭遇袭击。他们与山洞中涌出的人马会合在一起，人数顿时多了数倍，这些人给联军巨大的打击之后，又大呼着“败了！败了”逃走了。“我明白了！”贾诩咬牙切齿地道。这位聪敏过人的谋士，立刻明白了曹操军之所以要做出这番异常的举动，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何处。

贾诩是凉州（现在的甘肃武威）人，曾经以董卓幕僚的身份给牛辅（董卓的女婿）做过谋士。董卓在长安被杀时，屯兵于东的李傕和郭汜想要解散军队，逃回故乡。这时候贾诩劝说道：“诸君若弃军单行，则一亭长能缚君矣。不若诱集陕人并本部军马，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。事济，奉朝廷以正天下；若其不胜，走亦未迟。”由此李傕、郭汜才得以占领长安。牛辅死后，贾诩投在同为董卓旧部的张绣帐下。在长安时，他得到过宣义将军的称号，此时虽然归于张绣，实际上差不多与张绣地位平等。

“举全军去追曹操吧。”贾诩说。“能胜吗？”张绣犹豫不决。“当然能胜。黑暗之中，曹军明明能胜，他们却故意在喊‘败了、败了’，不是吗？现在既然天色大亮，他们可就没办法再掩人耳目了。曹操就算能胜也不敢胜。”贾诩极有信心地说。

张绣听得一头雾水。不过他相信贾诩的判断，于是命令全军追赶曹操。果真，张绣的人马追上了曹军落在后面的队伍，把他们杀得大败。好不容易逃回许都的曹操哑舌不已。“张绣虽然愚钝，可他身边还有一个贾诩啊。”

“这样不是也很好吗？我军真的是落荒而逃啊，多少人都看见了。”身旁的荀彧安慰道。

五

曹操退回许都，是在这一年的七月。八月，吕布果然突袭小沛。吕布军中的高顺和张辽出生于北方，两个都是擅长骑兵战的将领。吕布得以在中原立足，也全凭这支精锐的骑兵队。为了维持骑兵队，必须不断补充优良马匹。然而徐州附近尽是劣马。于是吕布派人到河内买匈奴人的马。可是，费尽周折买来的马，却在小沛附近遭抢。“必是大耳贼刘备的诡计。”

吕布要求刘备归还马匹的时候，刘备却道：“在下并不知情。或是泰山群贼所为。”

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吕布攻打小沛的刘备，自然有了口实。受攻击的刘备当然会找曹操相助。曹操虽然派了援军，但却没能击退吕布。

吕布的部将张辽出生于雁门的马邑，由这个地名中的“马”字就可知道，此地盛产马匹。张辽本人也是骑兵战的天才人物，这个时候他才刚刚二十八岁。刘备的人马与曹操的援军都受到张辽的猛攻，大败而退——权衡一下彼此的战斗能力，曹操也猜到了这样的结果。

万事俱如所料。曹操十分平静。就让吕布暂且得意一阵再说。吕布那一边，对这样的战果却并不满意。他最恼怒的还是色鬼关羽的逃脱。“刘备逃了没关系，无论如何都要抓住关羽。”吕布咬牙道。

刘备与吕布，曾经在各自危难的时候相互帮过忙。吕布最困难的

时候，是靠了刘备才得以重整旗鼓；而辕门射戟的时候，吕布也算是救了刘备的命。虽然吕布算是还了刘备的人情，不过说到底吕布对刘备还是并不厌恶的。关于盗马这件事，他虽然也认为八成是刘备的手下搞的鬼，但他也知道：“大耳贼可能真不知道部下的所为。”刘备有一双长手臂，垂下的时候长可及膝，耳垂也异常之大。吕布虽然称刘备为大耳贼，但这也是对他半带亲近的昵称。

“将军息怒，我军擒到了大耳贼的妻室。”张辽报告说。他抓住了刘备的妻子，把她带到了下邳。

“真可怜，这厮的老婆倒是经常被俘啊……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”吕布说道。在此之前，吕布曾趁刘备不在的时候偷袭徐州，那时候就抓到了他的妻子。

刘备自小沛败走，正是这一年的九月。

许都的曹操接到刘备兵败的消息，立即传令全军，“出兵，讨吕布。”出兵的准备早已作得差不多了。迄今为止的这些战斗，其实只是一个序幕而已。由现在开始，才算上演正式的节目。自从讨伐董卓以来，曹操曾参加过无数次战争。从今往后，大约也会经历许多大战吧。然而，真正能够决定命运的重大战役并不多见。这一次讨伐吕布，大约便是自己生涯的转折点吧。曹操心中，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。正因为此战异常重要，所以才先做了一些看上去非常愚蠢的战役来作铺垫。

曹操的居城许都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，地处郑州市的南部。曹操由此地率大军东进。败退的刘备军队在梁这个地方与曹军会合。收容了刘备残军的曹操，继续向东进军，中途路过小沛，但是并未停留，而是直奔下邳西北部的彭城。

“现在正是出兵的时机。”陈宫向吕布进言道。远征的曹军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，应该已经疲惫不堪了。他建议吕布出击。“还是再等一阵。”吕布并没有同意。彭城也是吕布的领地之一，但他却并没有怎么把它放在心上。他和曹操、刘备等中原出生的将军不同，成长在遥远的五原郡（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），所以对土地并不怎么眷恋。领地内的一个城市对吕布来说只不过相当于象棋中的一个小卒而已。“彭城这个小卒，就让曹操拿去吧。夺了彭城的曹军必然更加疲惫，来到下邳的时候，更加不堪一击。”吕布心中如此打算。彭城于十月陷落。

吕布坐等曹军疲惫，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想。一直以来都假装归属吕布阵营的陈珪老人之子、广陵太守陈登，带了新锐的郡兵投靠曹军。“时机已到。”陈氏父子如此断定，于是撕下了一贯的伪装。

“不要让他们骑马。”攻打徐州的州都下邳之时，曹操只下了这一道命令。吕布擅长骑马作战，避免敌人擅长的战法乃是兵家常识。从阵地的构造到地形的选择，如何才能不利于骑马，曹军倾注了所有的智慧。担任曹军先锋的，正是还没有参与过交战、精力充沛的陈登军队。

六

“哦，关羽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快请他进来。”听下人说关羽前来拜访，曹操立刻决定接见。来到下邳后，连打了几场野战。吕布频频出手，企图在平原地区与曹操作战，不过曹操只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应战。也就是说，不利于骑马的地方。

因为曹操很会选择战场，所以吕布每次作战都会损兵折将。因为每次交手总是发生在对曹操有利的地方。吃了几次亏，吕布也变得谨慎起来，他退回下邳城，紧锁城门。于是便成了围城战。吕布的骑兵队更加没有用武之地。同时，战争的时间也延长了。

就在这样的時候，关羽来到了曹操的中军。“有要事相告。”关羽说道。“说吧。”“吕布将一个叫秦宜禄的人送到城外寻求援兵，依某之见，很可能是去找袁术。”关羽禀报道。“是吗？”被围困的一方，向外寻求援助是很正常的，而且根据目前的情况看，曹操也早已料到吕布会找距他最近的袁术。不如说，曹操本就盼着能将袁术也引诱出来，把他和吕布一起灭掉。

禀报之后，关羽依然站着没动。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曹操问。“啊，这个……”关羽如此吞吞吐吐，十分少见。他的漂亮胡须也在微微颤动。“云长，你今天有点儿奇怪啊，为何如此吞吞吐吐？”曹操笑着说。看关羽的神情，好像是有什么难以启齿之事。他这是故意露出笑容，好让对方便于开口。“某有一事相求。”关羽决然道。

“但讲无妨。”

“是，那……那是关于一个女子……”关羽说着，低下了头。